



20 世纪音乐大师系列

# 弓弦之王 卡萨尔斯

居杰译

何塞·马丽亚·科雷多

*Pablo Casals*

上海音乐出版社





# 弓弦之王 卡萨尔斯

何塞·马丽亚·科雷多

居一杰 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弓弦之王——卡萨尔斯/何塞·马丽亚·科雷多,居一杰译. -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5

(20世纪音乐大师系列)

ISBN 7-80553-988-X

I.弓… II.①何…②居… III.卡萨尔斯,P.(1876~1973)-传记

IV.K835.5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993 号

责任编辑:周永达 李 章

封面设计:陆震伟

## 弓弦之王——卡萨尔斯

何塞·马丽亚·科雷多

居一杰 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21,000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80553-988-X/I·36 定价: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3248778

巴勃罗·卡萨尔斯是仅有绝无的一位坚持人道主义、为了大众而矢志不渝地捍卫人类信念的伟人。

——罗曼·罗兰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巴勃罗·卡萨尔斯在演奏中

## 译者的话

巴勃罗·卡萨尔斯是一位“将艺术和道德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跨世纪音乐巨匠，罗曼·罗兰称其为“仅有绝无的一位坚持人道主义、为了大众而矢志不渝地捍卫人类信念的伟人”。而这样的一位伟人，长期以来却为我国的读书界——更不用说普通公众了——了解甚少，不能不说是我国翻译出版界的一件憾事。现在，当卡萨尔斯大师逝世二十多年之后，本书终于在我国出版（此前它已以多种文字在数十个国家出版发行），得以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这位伟人为发展音乐事业、追求人类美好而奋斗不息的一生，又算是一件幸事。

卡萨尔斯一生的非凡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以自己的天才和勤奋为世界音乐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他那登峰造极般的大提琴演奏艺术，他的音乐理论，特别是他对古典大师作品的准确阐释，他的音乐家社会责任感，他对某些错误流派的耐心批评和引导，他对青年音乐家的关心和爱护，都使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难以望其项背。二是他以自己的正直和顽强为世人树立了抑恶扬善、不畏强暴的光辉榜样。他对贫弱者的同情和关心，如同母亲对待孩子，常催人泪下；但在强大、残暴如同希特勒

的恶魔面前，则从不低头。在这方面，他很像我们的鲁迅。出于坚贞不渝的信念，他在后半生的近四十年里，始终忍受着流亡生涯的煎熬而拒绝返回西班牙。因为在他看来，佛朗哥发动内战推翻共和及其后来的统治是不能原谅的。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拒绝前往德、意两国及其所占领的地方演出，而且在战后更自我封闭起来，谢绝来自欧美国家的所有的演出邀请，哪怕是面对上百万美元的酬金也不为所动。因为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与人类的美好向往截然相悖自不待说，而在德、意法西斯被击败之后，欧美国家的统治者出于不便言明的动机，也未在西班牙伸张正义。

卡萨尔斯的音乐造诣和高尚人格，给他带来了崇高的声望。他流亡隐居的法国南部小镇普拉德成了全世界音乐家、特别是大提琴演奏家心向往之、经常朝拜的圣地，1950年开始举办的普拉德音乐节成了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世界音乐盛会之一。卓别林把他引为知己，罗曼·罗兰和爱因斯坦对他推崇备至，英国女王、荷兰女王、比利时王后等尊他为座上宾。联合国秘书长请他为联合国国歌作曲，并两度邀请他前往联合国大厦演奏他自己的作品。他为了劝说肯尼迪总统更多地关心世界和平，也走进过白宫的大门。

卡萨尔斯的幼儿时期在学会说话之前先学会唱歌，7岁即能自如地移调，9岁开始作曲，13岁举行独奏音乐会，比起许多天才音乐家来，这些非凡才能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卡萨尔斯的音乐家人格——他自己称为音乐家的“音乐哲学”——却更加出类拔萃。它已经并将继续有力地感染着千千万万个音乐家和非音乐家，激励他们努力追求音乐的崇高境界——音乐所包含的以及所不能包含的真、善、美。这就是卡萨尔斯的独特价值。

# 卡萨尔斯的来信

(代序言)

佩皮尼昂市

何塞·马丽亚·科雷多先生

亲爱的朋友：

访谈录书稿已全部拜读。这些本属朋友间的随便交谈，经你认真、忠实地收录整理，竟然成了一本如此恢弘的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不能不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当你记下这些谈话时，还善意地把我的一些看法同其他音乐家的高见加以比较，并且十分准确地把握了我对当代种种缺憾的道义立场。这对你来说，确需付出很大的耐心和毅力。

读罢书稿，我百感交集。但若在这里抒发又不合时宜。你也许应当为此另辟一章——关于我们谈话的谈话。可是，果然如此，我们何时才能打住？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留待读者自己去作评论。我们的谈话，由于其直抒胸臆的特点，已无须另作说明，否则反而有损于它。

我知道，我对音乐的某些看法会引出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

念,而各种观点都应当受到尊重。我只想强调一点,我一向信守音乐的人道主义;对我来说,艺术和生活是无法分离的。在学生时代,每当我看见露珠从花瓣上滚下时总是激动不已,而且常常自言自语:一个艺术家——不论是谁——,当他面对如此平淡而又永不止息的自然现象时,该会产生多么丰富、永不枯竭的灵感啊!直至今天,每当我清晨起来,在尚未同巴赫的不朽精神再次沟通之前,打开窗户观赏卡尼戈山谷的和谐色调时,胸中涌动着崇拜的激情。谢谢苍天,年岁和失意都未能损害大自然在我心中的地位。

我也清楚,我最近几年的态度曾经引发了一些评论。其中有些说法反映了他们对事情的原委尚缺乏了解,而这种不够了解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也许你的这本书有助于消除这种混乱。但愿如此。我注意到你书中提到了我16岁那年所经历的危机,它几乎把我带到了地狱的门槛。时至今日,在我思想深处依然保留着当年酿成危机的温床。我仍然感到,面对各种不公正现象和残暴行为,我仍然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抗议的冲动。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暴行不断膨胀时,抗议的能力却日见萎缩。哀莫大于心死。这叫人多么悲伤!

亲爱的朋友,我愿再次对你的工作表示祝贺和敬意。

巴勃罗·卡萨尔斯

1954年3月28日于普拉德

## 前 言

在普拉德镇上的一座漂亮的小别墅里，有个小房间是我们早熟悉的，它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在这个小房间里，我们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愉快的周日下午。我们杰出的同胞巴勃罗·卡萨尔斯总是以他惯有的和善与热情接待我们。他坐在那张太师椅上，面前是堆满了书籍和纸张的写字台，写字台的一角总是放着一盒烟斗丝。

纸张不仅铺满了桌面，而且连钢琴、椅子和沙发上也堆得高高的。人们不禁要问，房间里为何堆放那么多纸张？其实很简单，举世闻名的大师每天都收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而他又认为答复每一封来信是他的神圣义务。多年来，他不仅始终保持着这一习惯，而且总是亲自写回信。有一次，我们要求为他代笔，理由是，由他亲自回信不仅是十分繁重的劳动，也是令人惋惜的时间损失。他同意了，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从那时起，我们每周都要到他那个小房间里去两三次，每次坐上几个小时。在那个房间里，夏天能够听到窗外花园里的“飞鸟之歌”，冬天可以领受从卡尼戈雪山顶上猛扑过来的北风。当我们记下他的口述以便起草回信时，不可避免地常常要问

他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如何。他总是用朴实而自然的语言回答我们。对他的朴实与自然,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发肃然起敬。于是我们设想把他的谈话整理成书。当我们提出这一计划时,我们的杰出朋友竟毫无保留地同意了。这说明他已经信任了我们。我们为此甚感欣慰。

这就是本书的由来。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使命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忠实。(但是,责任感告诉我们,在未经卡萨尔斯大师审阅之前,我们仍不能认为已被授权出版此书。)我们敢于断言,记录他的谈话是忠实的,之后进行的整理也是忠实的,对其内容与形式从未作过直接或间接的改动。因此,如果读者发现本书缺乏妙语警句,也没有什么精彩的描绘,当不致感到奇怪。我们有时仅限于轻描淡写一下谈话人的肯定或否定,在记述他的谈话时甚至完整地保留了他的即兴反应和极为普通的表述方式。正因为如此,大师的谈话才显得更为生动和诱人。我们希望,读者也能在本书中分享我们与大师交谈的愉快。

我们不敢冒昧地评论卡萨尔斯在世界乐坛的地位,但是,自从1899年10月查尔斯·拉穆勒为其颁授“大提琴骑士勋章”以来,他的艺术价值及其献身艺术的热情便一直受到各方的赞扬。我们仅摘录一部分,以飨读者。

“卡萨尔斯的确是一位敏捷而深邃的艺术家,对音乐的理解极其广泛。任何一种细枝末节都不会从他身边溜掉,总是加以突出的表现……行为是思维的反映。他的艺术行为总是恰到好处,极具表现力,十分感人,直至震撼人的灵魂深处……卡萨尔斯是我所见到的最杰出的演奏家。”(伊萨依)

“弓弦之王。”(克莱斯勒)

“没有听过巴勃罗·卡萨尔斯演奏,便不可能了解弦乐器所

蕴含的力量。他给予人们物质的和精神的享受是独一无二的。”  
(富特文格勒)

“在他同时代人中，卡萨尔斯不仅是最杰出的演奏家，也是最完美的道德典范。他以无可争议的高贵品质和奇迹般的天才探索着艺术的真谛，并以令人信服的灵感和无可比拟的手段，把大师级的艺术才气表现得淋漓尽致。”(科尔托)

“巴勃罗·卡萨尔斯是有史以来最纯真的音乐天才之一，也是我最崇拜、最钦佩的音乐家。”(蒂博)

“很明显，在所有的演奏家当中，卡萨尔斯是唯一的无可争议的天才。”(巴黎《世界报》音乐版主编奥古斯特·曼乔特)

“只要你听过卡萨尔斯演奏，哪怕只有一次，就终身不会忘记。”(E. 赫里欧)

“卡萨尔斯是道道地地的天才指挥家，他控制乐队就像控制他的大提琴一样。”(尤利乌斯·伦琴，1908年。)

“继约阿希姆之后，卡萨尔斯是我所认识的最了不起的音乐家。”(D.F. 托维)

“卡萨尔斯的朴实无华足以震撼人心，而这又同他的天才完美地结合在一起。”(E. 路德维希)

“同你合作演奏音乐以及在你身边度过的日子将使我终身难忘音乐的鼓舞力量。”(I. 斯特恩)

“卡萨尔斯揭开了大提琴的真实秘密，以前谁也没能像他那样做到这一点。在经过各种比较之后，他才是真正的典范。”(亚历山年)

“让大提琴成为独奏乐器家族的一员，终于成为现实。现在只用大提琴伴奏也可以演唱了，而且很可能比用其他乐器伴奏效果更好。通过巧妙的指法，那些让人莫明其妙的跳跃和令人生

厌的噪音全都消失了。”(埃曼纽尔·费尔曼)

“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在追求一种无以名状的、很难达到的理想境界；倘若部分实现了，它又立刻成了更高追求的起点。……这位艺术哲人实在是当今‘最具有音乐意义’的音乐家。”(《福克斯观察家报》)

“卡萨尔斯魅力的秘密何在？全世界公认他是最了不起的大提琴家。他不仅是道德典范，而且是极其敏感的、十分完美的音乐家。这些是他制造个人魅力的强有力手段，但还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真正的答案在于他的人格和为人处世的特点。”(《纽约时报》评论员霍德华·图布曼)

“卡萨尔斯的音乐艺术堪与希腊最佳古典建筑艺术媲美。欣赏卡萨尔斯演奏名曲所得的享受，丝毫不亚于对帕台农神庙的研究。”(《雅典日报》评论员吉米特里·卡萨维蒂)

“自从多年以前首次享受灌有你的神圣音乐的唱片以来，我们一直对你怀着深深的崇敬和永恒的感激。你不能想象，你的天才每天都唤起了我们怎样的激情，又是怎样支撑着我们美妙的精神生活。”(日本《唱片》杂志主编青木宪幸)

我们再从收到的来信中摘录一些。

“尊敬的科雷多先生：如果问起我对卡萨尔斯的看法，我要说，他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无与伦比的大提琴演奏家，杰出的指挥家和才气横溢的作曲家。我在听过他的作品之后，所获印象极其深刻。他不仅是伟大的音乐家，也是很受尊敬的人。

“当我写信的时候，我为近几年未能再去普拉德看望他，以便更多地了解他而深感遗憾。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曾应托维之邀，在爱丁堡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几天。”(A. 施威策)

“当然，在宣告巴勃罗·卡萨尔斯为伟大的、杰出的艺术家这一点上，我无须缄口。因为在这方面，权威人士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我特别欣赏他的，不单是他对友谊的执着，而且包括他在那些随时准备与魔鬼结盟的投机者面前所表现的明确而坚定的态度。

“巴勃罗·卡萨尔斯懂得，如果人们姑息丑恶现象，甚至对制造丑恶现象者予以鼓励，那么世界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A. 爱因斯坦)

“我认为巴勃罗·卡萨尔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从技术角度看，他已把他的艺术推向了最完美的境界；但同时，他的艺术又显示了一种伟大的人性。这种人性只有真正的伟大艺术家才能表现出来。”(J. 西贝柳斯)

“自从卡萨尔斯教给我们怎样才算真正地演奏音乐那一刻起，迷雾尽散，天空一片光明。所以我要说：‘卡萨尔斯仍然是我们大家的老师。’”(G. 埃内斯库)

“我相信，把巴勃罗·卡萨尔斯的谈话编辑成书，一定会吸引大师的所有崇拜者认真拜读。

“卡萨尔斯在当代的广泛影响是很难评估的。他不仅向当代的大提琴手传授了这种乐器的种种奇妙，而且这位伟大音乐家本身——无论是从艺术角度还是从道德角度看——，对追求人类崇高目标的人们说来，都是灵感和力量的源泉。”(B. 瓦尔特)

“巴勃罗·卡萨尔斯大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一座珍品宝库。这包括了他的艺术和他的人品。

“如果对他进行深入的发掘，例如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我们会从他身上发现一种永不崩溃的耐心，一种与大地、传统和

信念的密切结合，一种小草般的纯洁和自然，就像小草那样温柔地、然而却是坚韧地抵抗着大自然的残暴。他向这个充满了凡夫俗子和脆弱心灵的世界所展示的朴实、伟大以及二者的完美结合，又使我们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念。”（梅纽因）

“在我看来，巴勃罗·卡萨尔斯不仅是最伟大的大提琴家，而且很可能也是当今最伟大的音乐家。”（E. 奥曼迪）

“关于卡萨尔斯，已经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当代所有的大提琴家都接受过他的影响，即是说，卡萨尔斯已经变成了‘规则’，这使得其他任何评论都成了废言赘语。不过，在我看来，他的音乐人格又有一种特殊价值。在我们这个充满着思考型、理性型、意志型甚或常常是虚假型音乐家的时代，他以一种如此健康、如此可靠、如此丰富的‘天性’，向我们揭示了音乐的真谛，同时也为那些对‘音乐垃圾’深感头疼的人们驱散了烦恼和悲观。”（E. 昂塞尔梅）

卡萨尔斯大师啊，我们无论怎样努力、忠实地记录你的谈话，也无法解决这样一个难题：怎样才能通过“文字”向读者传达你心灵中的温柔与慈祥？

有人说过，同“伟人”接触是危险的。在我们决定发表这部访谈录之际，我们敢于断言，每当我们结束访问走出他的家门时，我们对他的崇敬与热爱都要增加一分。

大师啊，你虽然孤独地隐居在一个偏僻小镇上，但却善于向人们传递一种看上去越来越不受欢迎、因而几为时代所不容的信息——爱与希望。

每当我们伸手与你握别时，我们就一次比一次更加坚定地相信：你就是罗曼·罗兰所说的“伟人”之一，是那种始终保持朴实美德和“人情味”的伟人之一。

## 托马斯·曼的来信

佩皮尼昂市

何塞·马丽亚·科雷多先生

尊敬的先生：

……对巴勃罗·卡萨尔斯的深深的崇敬与钦佩，就是我对他的看法。在他身上，艺术的美妙因疾恶如仇的鲜明个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此，一个艺术家的心灵便在剔除了现代社会的可笑成分之后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树立起高尚而完美的艺术家人格典范。

……

在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面前，他绝不作冠冕堂皇的“中立”。而这种“中立”却是我们在可爱的艺术家队伍中常常能够见到的——那实在是一种近似卖淫的行为。他们说：“我在为向我支付报酬的人工作。”一位世界公认的超凡天才，并且在各方面已经功成名就，当人们愿意为他的演出支付十分优厚的报酬时，他却提出了一些与金钱和成功毫不相干的条件。他从不踏上任何一块蹂躏自由与权利的土地，也从不进入任何一个虽自称“自